

獅子山和望夫山

黎洋客

農曆元旦這天，春光明媚，正好郊遊，但不幸得很，廣州沙面的近洋行司理人活德和董事羅士，乘興而來，竟在九龍徑的愉快旅程上，突然碰到四個大漢，攔途截劫，結果羅士受傷，活德斷送了性命！出事地點，是在獅子山和望夫山之間的九龍徑，因而警察方面懷疑附近有什麼賊巢，會連日出動警察，到附近鄉村包圍搜查，一無所得，本月日，警察在出事地點附近巡察中，山上又發現兩條大漢，擊石子向警察攻擊，警察方面除了馬上搜山之外，並報告警署，後來警察方面派出武裝警察一百多人，分爲四路，日以繼夜的掃蕩獅子山區，望夫山自然也包括在這個範圍之內，於是獅子山和望夫山就成爲新聞地理，每天在報上出現，我們現在就把關於獅子山和望夫山的故事談談。

獅子山，是九龍嶺的一環，牠的全體，是從東邊到西邊，一連串幾個山岳，首先是九龍山，高一九七一英尺，中山，高一九一六英尺；達斯山，高一八八六英尺；鷄胸山，高一四二七英尺；慈雲山，高一六六英尺；獅子山，高一六二零英尺；烟墩，高一五一九英尺；鷹巢山，高一零二零英尺；這樣，像一列屏風一樣，站在九龍半島之北，把九龍新界這兩個地區從中間分起來。

在寶安縣志上的山部，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一條：「虎頭山：在官富九龍寨之北，亦名獅子頭，怪石巖峨，壁立插天，其下凹路險峻難行，然實當衝要道，乾隆壬子年，士人捐金，兩邊砌石，於前稍爲平坦。」這就是唯一關於獅子山的記載了。



獅子山和望夫山

(中) 繁洋客



志書把這山稱為虎頭山而不叫獅子山，這是因為牠在某一個角度看去，像個虎頭，所以又叫虎頭山。其實，牠不只像虎頭，也不只像一隻獅子，還像其他禽獸，因之，牠又有一串的名字，「金鳳山」，「虎頭山」，「獅子頭」，「一路駝山」，「鷹咀山」，「禾鏹咀」。

這山，從最流行的名字上來看，當然像一隻獅子，就是從山形上看，也使人有名稱其實之感，在九龍半島向北邊看去，固然有點相像，從沙田方面向南看去，更似鴻肖，在接近山嶺那部分，恰如一隻伏地昂的獅子頭然而，從另一角度看去，又像一隻任重道遠的駝，再從別一角度看去，也會是金鳳，也會是虎頭，獅

子頭，甚至是鷹嘴，禾鏹。

上山的路徑，從九龍方面做起點的，九龍城有兩條，九龍塘有一條；九龍城那兩條，一條從衙前圍起，經打鼓嶺側邊前進，一條經由九龍寨城側邊前進，起點雖然不同，終點却是一樣，都是在九龍四會合，可謂殊途同歸；至於九龍塘的一條路是從歌和老道做起點，灣灣曲曲上去，以前港九居民聯合會舉辦獅子山登山比賽，就採取這一路

徑。

我們爬到山頂，必須先到九龍四，因為這是一條正路。有一次，我們不曾請教過一識途老馬，便冒冒然從黃色園背後上山，這是一塊峭壁，我們找不出路徑，費了不少氣力，吃了不少驚險，不辨東西的，看見能够爬的就爬，一直爬上獅子的屁股上去，距離獅子頭還遠，將到屁股頂上那一刹那最險，因為那一部分像一個頭顱上的一突額一樣，我們要從這一突額一爬上頭頂，足下一滑，就要掉下山脚。

獅子山和望夫山

(下) 黎祥客



我們爬上獅子屁股之後，舒一口氣，向四下一望，依然要大傷腦筋，因為連一條羊腸小路的痕跡也沒有，選擇了一刻，才決定從山的北面滾下去，在草長及胸的斜坡上，眼睜睜前頭，雙手緊攏兩邊長草，屁股坐在草上，兩脚或屈或伸的，向斜坡滑下去，經過半句鐘之後，才滑到一條小溪旁邊，找到一條小路，摸摸屁股，褲子後幅已穿了一個大洞，不但自己這樣，四個人的褲子莫不如是。

後來我們從大埔南茶寮側邊上山，經過鷹窠山，極嫩山而到獅子山，想學一天時間，經過八個山頭，一直跑上九龍嶺的最高峯為止，然而，因為山路一高一低，一曲一迴，不像馬路這樣好走，跑了大半

天，只跑過了慈雲山，鷄胸山，斯山，還差中山和九龍嶺不曾跑完。在這天，我們在獅子山逗留的時間較久，因為牠形勢雄偉，巖石結成的山峯十分古怪，而又在九龍山脈全體的中間，可以俯瞰整個九龍半島，一覽無餘，足使我們留戀。經過九龍凹之後，路逐漸轉到山的北面，即所謂「山之陰」，但，雖然有路，也不容易走，因為將到頂上那一截，平削得像壁一般，很少能夠不用兩手支援而走到頂上的。在將要走到頂上的時候，有人在巖石上刻下一個頗大的一「福」字，一不留意，就看不見這個字。由此再上十七英尺左右就到達最高峯，山頂，因為是巖石所結成，所以是崎嶇不平的，不是尖銳的，但又分為兩部，像具分裂。人站在上面，大風吹至，頗有搖搖欲墮的恐怖。

獅子山和望夫山

(下二)

蠻洋客



據土人傳說，獅子

山有一個奇怪的井，井裏又藏有一對奇怪的金燭，是一件希有的寶貝，可是這件寶貝始終沒有誰見過，傳說只是

傳說，到現在還沒有事實爲之證明，我們爬上山頂之後，簡直一無所見。

獅子山說完，我再告訴你一個望夫山的故事。

從九龍坐火車到沙田，穿過那座長長的山洞以後，便到達沙田的邊界，向前，是沙田的車站，回顧，是橫斷新界和九龍這兩個地區的九龍山，這一帶山岳，個個自東至西，相連而走，從九龍嶺，經獅子山，到鷹巢山，都映在你的眼簾，最惹人注意的，就是上面我們說過的獅子山，如果角度適當，你就

可以在獅子山下發現一座翹然而立的怪石，直刺天空，其形狀非常像一個背負孩子的人，站在山的最高處，向茫茫巨浸的瀝源灣盼望歸帆一樣，人們覺得這一座怪石有趣，好像一個生了孩子的女人，在等待着什麼似的，因而在很久以前就給他一個名字，叫作望夫石，石頭下面那座山，叫做望夫山。傳說的人，更神乎其說，造出一個故事：

瀝源有一個年青的鄉下人，跟老前輩在別的地方做生意，不覺已經幾個年頭，因爲他年少老成，不抽煙，不喝酒，不玩正當的女人，入息全積儲起來，寄回鄉下給老母收用。他在外邊幾年，很想回去看看老母，因而請假半月，回家一。母親歡喜之餘，還告訴他：已經把你每年寄回的钱，聘定了隣村某人的女兒做媳婦。(未完)

廿七、二、廿七

獅子山和望夫山

(下三)

黎洋客



老母又說：「現在你既然回來，應該乘時擇日迎娶，了却這一宗事。」這孝子看見母親這樣高興，雖然自己不便大顯意這樣早婚，也不便提出反對，母親怎樣說便怎樣辦。等母親心上那樁事情能成就下，鄉下的婚禮，雖然規模很小，却也相當整頓，一辦就是幾天，弄得這個兒子頭昏腦脹，可是，因為討回來的老婆，容貌端莊而又美麗，性情嫻靜而又賢淑，尊敬他的母親，愛護他自己，在鄉下在城市都容易碰見。心裏也十分愉快，反而不肯轉眼回到外邊去做事，一住就是三個多月，什麼事務都拋在腦後了。一天，外邊寄回一信，是催促他馬上回去做事的，他還有點不捨得懷抱裏那個新人，不想馬上動身，還是他的老婆有見地，勸告他不要忘

記做事，這才叫他無可奈何地收拾行裝，回外邊去。到了分別那天，他對老婆說：「這一次到外邊去，說不定要一年半載才能夠回來相見了。」她也有點捨不得，但對丈夫發誓道：「你不要擔心，我是決心和非同諧白首的，但，你若富貴了，不要忘記我！」於是兩人分手，她站在海邊，看丈夫的船兒隱沒在水天一色之處，再跑上附近那座小山上去看，一直到連影子也沒有才回家。沒有多久，她肚裏那東西一天一天膨脹，到了瓜熟蒂落的時候，原來是一個男孩子。婆媳兩人，都萬分歡喜，寫信去告訴外邊那個人，料想他接到這個信息之後，一定歡喜到跳起來而馬上回信的，不意一天一天地等下去，竟是音沉響絕，毫無消息，堂上那個老人，經不起這種折磨，竟然一病不起，剩下了這孤兒寡媳！

獅子山與望夫山



關於她

丈夫的消息，有人說船在半路遇風，已經喪命，有人說他在外邊有別個女人，把他迷住了，消路傳聞，當然不敢相信，但寫信既然沒有回音，要往外邊走一遭，也沒有辦法籌措那筆盤費，而且她又相信丈夫不會忘記她，於是天天背牆見于跑，未山去等待丈夫歸來。

一天一天的等，船舶是有的，只是沒有她的丈夫，她有大等到磨廢忘盡，終宵露立，國人去勸她回家休息，不料她母子兩人已經僵化在這座小山之頭了。這樣，一天一天下去，這僵化了的母子，竟然化爲一座頑石，大家就叫牠做望夫石，或叫仔石，那個小山就稱為望夫山。這麼樣的一個故事，我們相信會有，只是關於化石一點，却

令人不敢相信。

其實，現在所謂望

夫山上那塊望夫石，不過是偶然落在山上的一塊頑石，從來一角磨看，去像個婦人背負孩子吧了。望夫這個故事真是好事之徒們故神其說的虛構吧了。這座小山的高度，只有八百三十六英尺之高。我們如果要去這個地方玩玩，是可以的，第一條路，可以從大埔道到石裂背水塘，水塘右邊有一條溪水，

(三四)

源源滾下，淙淙作聲

，溪的左邊，有一條小路，就是九龍徑，由此向前走去，可以走到望夫山下，另一條，從九龍城方面，經過打靶場，玩登九龍凹，由凹下行，他可以找到望夫山，如果從沙田前去，要經過瀨村上山。這座東西，從遠處看來像樣，一走到石頭下面，就不懂得牠是什麼形狀了。有人拿梯子走上去玩過，但這是一個危險的玩意，我們手頭無梯，也不會爬上去看個究竟。廿七、二、廿八

獅子山和望夫山

(下五)

黎洋客



我的朋友黃佩佳，別號江山故人，臚列新景十景，這一名勝列爲「望夫化石」。其文士對於這個故事，也有「望夫石賦」之作，歷四

區六，我們不妨鈔下來一讀：

荒涼片石，古色蒼然，寥寥曠代。寂寂長年，白驪歌兮唱罷，分翠袖兮堪憐。遙望前途，動淒涼之別緒。誰知片刻，便解化於危巖。羌誓死以靡他，空悲惜老，熱浮世之若夢，永斷前緣。如今風雨山頭，吊紅顏兮二八，憶昔煙波渡口，對白水兮三千。爾其目斷吳雲，愁生楚雨。始抱憾而離明，終含情而冥吐。非同化蝶，歷歲月而彌貞，不肯爲蟬，受風霜而獨苦。絕類臨池織女子，遺像長留，倘說法生公，點定規。登徑自守，堅還等於雲根，然獨存，崩不同乎天柱。聞

千秋而寄慨，往事復其，立孤岫而如生，夕陽今古。況乃煙雲縹緲，蒼翠淒離；人寰已謝，曉曉何之？花殘好鳥，桑當年之別恨；竹留慈姥，伴終古之相思。幾經碧草埋藏，心原不曉；任是青蘿遮蔽，情總如斯。夜月秋風，四圍寥落；暮雲春樹，一段淒其。若教片草看來，無生無滅；料得柔腸斷後，如醉如痴。乃使鶴鳴難望，鵲迹頗生。既非同穴，空負前盟。菱鏡長闌，照容顏之憔悴；苔衣半裂，悲雲看之紛更。不知遊子經年，可有畫蛾入夢；試問征人何處，怪他白石無聲。憂州荒烟，離情勁悟；斜風細雨，烈性彌貞。倘教地下重逢，應知隕涕；若使天涯復返，未免多情。我們否定了望夫石這個故事，有一種真實性，這篇又是遊戲文章，但我們讀了，仍有一種悲涼之感。

廿七、二、廿九

(完)